

17.10

通城文史資料

第一輯

85

中国人民政协
治协商会议
湖北省通城县委员会编

目 录

抗日战争中的通城.....	胡道源 (1)
回忆抗日战争通城第一度沦陷.....	关义长 (11)
回忆对鄂南通城的冬季攻势.....	牟龙光 (15)
鸡笼山之战.....	罗觉民 谭鹤鸣 (18)
立马九龄.....	王启凡 (21)
新四军五战士智勇斗强敌.....	吴鼎三 (23)
通城人民英勇抗日事迹简录.....	(26)
怀念抗日英雄谢晋元暨八百壮士.....	凌维诚 (36)
八百壮士对敌战斗之我见.....	郑侠飞 (41)
火烧尖峰图 血洗广严寺.....	胡占梅 (44)
抗战时期通城兴办的几所学校.....	徐 寿 黎醒吾 (46)
通城伪政权的来龙去脉.....	吴鼎三 黎九喜 吴洛成 李振华 (53)
汉奸谢天香.....	吴子宜 谭鹤鸣 吴鼎三 (60)
记通城选举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	谭鹤鸣 (65)
记震惊鄂南的杨遇春惨案.....	(70)
省一高学生声援杨遇春惨案.....	龚润身 何中奇 何 清 吴述尧 李经凡 (75)
通城解放纪略.....	丁干诚 (80)
解放前夕通城县应变委员会始末.....	胡杏圃 (84)
记肖国平起义投诚的前前后后.....	谭鹤鸣 (85)
通城路东土匪缴械投诚情况.....	吴孝德 (88)

通城路西土匪缴械投诚经过·····	廖世斌(97)
缅怀赵世当同志·····	黄菊庄(104)
回忆赵世当的二三事·····	赵世柱(117)
回忆葛宗楚先生·····	熊达人(119)
罗江亭的一生·····	罗旺东(126)
赵武宁先生生平事迹及其遗作·····	王启凡(130)
巨商李祥高·····	魏慎之(139)
为富不仁的葛贵昌·····	关义长(143)
豪绅胡登春·····	胡占梅(154)
建国前通城的几个诗社·····	(157)
通城专科以上同学会简介···	葛凌云 吕虞圃 罗觉民(160)
康伯医院的创建·····	丁于诚(162)
关全顺药店经营史·····	关义长(165)
黎赞武聚众欧官案始末·····	吴自强(181)
豁免军差原委·····	吴自强(184)
建国前通城县治——隍水镇的旧貌···	魏慎之 关义长(186)
解放前的北港镇·····	胡战梅(223)
红帮活动在通城·····	吴孝德(228)
通城邑人诗楹联选·····	(231)
小资料·····	(35)(83)(103)(116)
	(138)(153)(159)(227)
编后·····	(242)

抗日战争中的通城

胡道源

第九战区的前卫

通城地处湘鄂赣三省交界，当南北交通要冲。境内多山，特别是有连绵不断的东西走向的崇山峻岭，构成以九岭为中心的天然屏障，自古为军家所必争。在近代、现代史上，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太平军十战通城，说明通城战略地位的重要。湘军大将李元度说：“南省关天下安危，平江扼南省咽喉，故平江之团练，劳在一邑，而功在天下。”实际上，平江之险，不在平江，而在通城。湘军与太平军多次重要战斗都在通城或平通交界。湘军另一名将罗泽南说：“武汉去东南之枢纽也……欲解武汉之危，必由崇通而入。”北伐战争，就是以第四军独立团叶挺部为前锋，由通城一举攻克汀泗桥，然后直捣武昌城下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通城也有过激烈的战斗。尤其是抗日战争，敌我相持，长达六年，成为第九战区的前卫，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新闻电讯关于第九战区的军事报导，经常出现“新墙前线讯”和“九岭前线讯”。九岭前线就是指的东起南楼岭、西至相师山的通城境内整个防御阵地。经过多次大战，两次沦陷，县城破坏的严重，空前未有，也是全国少有的。全县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付出很大的牺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六年相持和两次沦陷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九月二十日到十月十三日，日机不断空袭通城，对这个不设防城市进行五次疯狂的轰炸，完整的城墙，商店密集的南街北街，被炸得焦土成片。

九月，保卫武汉的南线部队（“保卫大武汉”时长江以北称北线，长江以南称南线，）沿湘鄂公路（即今武长公路，原名崇平公路，抗战时报刊上称湘鄂公路）撤退。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撤至崇阳白霓桥到通城一带，总部驻茅田何家。公路上，步兵昼夜行军，汽车络绎不绝。

十月十八日（夏历九月十四），县城沦陷。汤恩伯集团仓皇南撤，留下九十二军李仙洲部凭借九岭天险，防御敌人。

九十二军防御部署：九岭正面（由九岭到百弓岭）是二十一师侯镜如部，师部驻三埠桥；炮兵第五旅一部配合守杨台尖；左翼（华龙山及以西）是八十二师罗启疆部，师部驻灵官桥；右翼（清凉山及以东）是九十二师梁汉民部，师部驻云溪。

驻县日军，除在县城及近郊锡山、锦山一带设防外，还在尖山、石南山、擂鼓山、鼓鸣山、铁柱山等险要山头设据点，控制北港、磨桥等地和公路沿线，跟崇阳、临湘的日军相呼应。

当时九十二军还有两个野战补充团，二十一师有二旅四团。全军兵力数倍于敌，而完全依靠天险，采取守势，不与敌军交锋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夏，李仙洲部军直属部队与二

十一师合编成两个师，调往山东。九岭前线由七十九军夏楚中部九十八师接替二十一师防务。左右两翼布防的八十二师、九十二师归入七十九军战斗序列。同年秋，一四〇师接替九十二师防务。

八月，以九十八师王甲本部为主组织反攻，接连攻克尖山、石南山、鼓鸣山、锦山，直逼城郊接官坳，并曾一度攻克锡山。由于都是攻坚战，而且都是仰攻，攻下每一个山头，都要付出很大的牺牲（有的山头，守敌不过几个人，到最后甚至还是县城敌军接应撤退的），特别是锡山，敌军火力配备充足，防御工事坚固，山高坡又陡，九十八师攻击部队，伤亡非常惨重。在民国三十年通城各界庆祝七七抗战四周年纪念大会上，县长万廉倡议改锡山为血山，纪念用鲜血攻克锡山的抗日阵亡将士。

在这些攻坚战中，九岭、磨桥一带居民每天出动担架上百付，上前线抬运伤亡战士，送到三埠桥，由平江民伕把死的运到上塔市，伤的运到南江桥。上塔市建立了一个规模不小的烈士墓，南江桥马鞍山王家大屋被改造成为一座容量较大的野战医院。

九月中，王甲本又率几个团反攻北港，而日军在冈村宁次指挥下，出动六个师团，兵分三路，向湖南进犯。其中一路沿粤汉铁路，一路沿长岳公路，一路沿湘鄂公路。沿湘鄂公路的一个师团，面对九岭天险和以攻为守、战斗力强的九十八师，不敢正面进犯，而在九月十四日，东犯麦市。守备鸡笼山的一四〇师一个营，顽强抵抗。日军陆空联合，反复猛攻，激战三昼夜，死伤惨重。最后不得不再来一个更大的迂回，东上苦竹岭。战后，九岭区司令长官薛岳在《湘北大

捷》一书（当时长沙各报都全文转载）中，吹嘘“仅麦市一隅，遗尸即达三千以上”，未必精确。但是，鸡笼山守军一四〇师某营的防御战是打得很顽强，也是很成功的。当天，九十八师从北港前线抽调一个团，用急行军速度，经三埠桥、过云溪，直下陈家墩增援，对鸡笼山守军，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日军东犯苦竹岭，又遇到二十军杨汉域部阻击（战后，二十军在大石上镌刻“蜀人杨汉域率精卒五千大破倭寇于此”）。这路日军经渣津，到长寿街时，那两路已经开始后撤。这时七十九军在平江恩溪集结。十月，日军经嘉义，献钟、钟洞、山墩、南江桥向九岭撤退。六日撤到南江桥，一四〇师连夜冒雨赶来伏击。七日，日军撤到三埠桥，一四〇师沿冬桃山、排紫山、三角尖到红花尖一带埋伏。一四〇师在地形上处于居高临下的绝对优势，在时机上又是伏击溃退的敌人，但还是不敢全面出击，只是从灵头山，岳府山到花尖一线打炮，在铁家山一带用机枪远程射击，敌军行阵不变，而从平界头洞到三埠桥公路沿线六、七栋较大较好的民房和庙宇祠堂，都被敌军纵火烧毁。十月八日，日军全部撤到九岭以北，七十九军回到九岭阵地。这就是当时报刊大张旗鼓宣传的“湘北大捷”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夏，第二师赵公武部接替九十八师防务。不多时，又交防给五十八军孙渡部（滇军）。五十八军两个师，新十师驻马港，新十一师驻云溪。麦市防务由二十七集团军杨森的二十军杨汉域部一三三师接替。

1941年1月（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日军步兵一个联队，炮兵、骑兵各一大队，由北港犯磨桥，直上马

港。驻军新十师一触即溃，九岭沦陷。日军沿洞下墩，进到米家冲、杨塘坳。第九战区不得不立即宣布新十师师长撤职，责令各团长回师反攻，限期收复九岭阵地，并由副军长兼十一师师长鲁道源率部督战，迅速在雄师岩到齐角亭一线布防，激战十几个小时，迫使日寇撤军，九岭前线恢复原防。五十八军在下石井建“立马九岭”石碑，背面镌刻鲁道源祝九岭大捷诗文。

日军进犯九岭的同时，另出一支小部队佯攻清凉山，以为策应，进到黄鹤冲遭到阻击，当日撤退。

民国三十年（1941年）三月十二日，日军撤出通城，一直撤到大沙坪、牛角尖一带（后来又撤到石城湾）。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到通城“收复失地”，长沙各报连日报道“克复通城”新闻和随杨森到通城的战地通讯。

同年夏，五十八军及一三四师调走，九岭前线由三十集团军王陵基部七十八军新十六师接防。师部驻上塔市，四十六团驻麦市，四十七团驻界上，四十八团驻九岭，并由九岭抽一营驻县城，界上抽一营驻大沙坪。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三月，七十八军整编，新十六师士兵编入新十三、新十四、新十五师，保留一个军官队，开到渣津，九岭防务由新十三师接替。

当年（1944年），日寇在太平洋战场失利，为了摆脱军事上、政治上的困境，企图打通平汉、粤汉两铁路。攻陷河南以后，立即在咸宁集结部队，五月便开始进犯。日军兵分三路：一路由崇阳攻通城，进平江、浏阳；一路沿粤汉路攻长沙；一路由石首、藕池攻湘西。

五月二十八日（夏历四月初七），由崇阳进犯的日军向大沙坪进攻，当天陷通城县城，守军新十三师集中两个团的兵力守九岭及锡山，致使两翼兵力过分薄弱，日军一举突破麦市，直犯天岳关。二十九日清晨，新十五师增援九岭的一个团，在天岳关被击溃。黄昏，日军陆空联合攻陷九岭，齐角亭、直上三埠桥，过上塔市。另一支经石潭碑，越百弓岭，星夜过花岭到六甲墩。新十三师守九岭的一个团，在齐角亭阻击几个小时后，全部龟缩山角尖，只派一个排哨在合窝。三十日凌晨，日军从六甲进攻合窝，绕道墨家山自背后杀出，守军全部壮烈牺牲。日寇同时向缺坳进犯，缺坳守军只有两挺轻机枪，激战终日，到日落前才被攻破。日军翻山越岭经毛家墩过大坳，直上平江。通城全境沦陷。龟缩山角尖的一个团，六月四日午夜才乘黑由排紫山撤往青林，并虚报了一个“孤军独守”的战功。

通城第二次沦陷后，日军除在县城指使汉奸谢天香组成伪军和伪政权，强征民工修筑县城城防工事外，并在九岭、上塔市设警备队（九岭警备队驻大岩屋）。在宝盖山、九岭、城隍殿（华龙山最高点）、雄狮岩、狮形山（界上）等山头设据点。

七、八月间，驻在陈家墩的武装特务别动军，驻在寒泉大源的省保安团和葛皇甫的自卫大队组织攻城，不仅没有攻下，反而遭到日寇穷追，日军一直打到麦市，把马家垅葛的住宅烧毁。十二月，日寇又组织县城、九岭、上塔市警备部队，分途夜袭麦市。上塔市一路由云溪过观头源，沿河直下。葛皇甫县自卫队和其他队伍并没有作任何抵抗。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日军因战线过长，兵源枯

竭，不得不收缩占领区。二月（夏历正月十五），九岭、上塔市两警备队和附近据点守敌，全部撤回县城调走（平江全县日军同时撤走）。从此，日军再也没有力量进行大规模扫荡了。九月十二日，驻县日军开赴武汉集中缴械。

抗日战争期间，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七月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日军两次占领通城，驻县兵力，最多一旅团，最少一联队（据1941年3月长沙各报）。而九岭前线国民党驻军，最多超过一个军，最少也有一个师。还有非正规军第九战区挺进军一个纵队（第五纵队，由崇、通、蒲三县游击队整编的，相当于一个师。）和县自卫大队等。两次沦陷，先后近四年，除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七十九军以九十八师王甲本部为主组织几次反攻，拔掉敌军一些据点；一四〇师在鸡笼山打了个出色的防御战；二十军在苦竹岭阻击战；民国三十年五十八军在九岭反攻等几个较大的战役外，都是与敌和平共处。而在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三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在王震同志率领南下时，九战区挺进军第三纵队却集中主力两个支队（九支队和十支队）赶到崇通交界的鸡鸣岭一带凭险阻击，经过通宵激战，一名支队长被击毙以后，才向平江溃退。五月下旬，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率众八万多人，围堵三五九旅，新十三师又经平江进通城，由排紫山经三埠桥、灵官桥到通城、岳阳、临湘交界的地方（师部先驻水口铺，后驻黄岸市），专与三五九旅闹磨擦。“8.15”日寇投降后，新十三师才调出一个团进城受降。

惨重的损失

在抗日战争中，通城人民所蒙受的损失非常惨重。县城

第一次沦陷两年半，房屋最整齐、市容最繁华的北街和南街，成为一片瓦砾。全城房屋八百多栋（据1941年8月长沙各报关于“克复通城”的报道），剩下的没有多少。拱北桥、迴澜寺等名胜古迹，全部被毁。一向以森林密茂被列为县城八景之一、并有“银山积翠”美称的锡山，成为童山濯濯，马车大道直通山巅。山上的银峰古塔、九宫寺、锡山寺、中山亭等旅游胜地，只留下少数几根石柱，像这种县城的破坏在全国少有，南区两个乡镇——十里市和石板铺也只留下一个地名。下湾头李瑛兄弟五人，被埋在一个烂泥坑里，象这样全家遭难，甚至全村遭难的惨闻，到处都有。由于日寇肆虐，造成疾病流行，仅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一场瘟疫，公路沿线，全家、全村遭难的不少。还有两次沦陷时，奸贼吴竹林、谢天香两届伪县政府的勒索、摧残，伪军的掳掠，都给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害。至于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直接损失，据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县政府统计：人民死伤两万余人。其中日机炸死二百四十余人，拒奸被杀五十余人，中弹、中毒死亡一万多人，机枪扫射、集体屠杀五千多人，作战阵亡五百多人，受刑致死六百多人，役征劳累致死一万多人。逃难失踪一千二百人，当壮丁死于异地一千多人。战祸死亡率居鄂南十县第一位。财产损失：民房被毁四万一千五百五十八间；猪、牛被掠宰二万九千五百五十三头；食盐被抢二万八千七百七十二斤。公路沿线和沦陷区人民，家具、衣物、粮食、仓储一扫光。全县文物古迹、文献资料的损失，更是不可估量。

巨大的贡献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通城人民在濒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

头，同仇敌忾，凡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莫不义愤填膺，为支援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县立初中职业学校和中心小学学生组成宣传队，深入城乡，演话剧，作宣传。私塾教师程在仁自写、自印，散发《亡国奴的滋味不可尝试》的传单。无论山区、平原，到处是抗日标语，到处有抗战歌声。象舍身抗日的英雄人物黎振全、郑光大、程全生等神出鬼没，四处打击敌人。通城籍的军人，在抗日前线英勇杀敌，壮烈牺牲的消息，也不断传来。芦沟桥事变不久，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大刀队队长李延臣（北港石硃朝人），在平津前线阵亡。十三师上尉连长桂镇南（墨烟大屋桂家人）在江苏战场献身（在隆平寺举行了较大规模的追悼会）。特别是当年八月，上海沦陷，在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八十八师五二四团谢晋元部官兵、进行的一场震惊中外的浴血战斗中，通城籍人就有五十余名参加。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九月，大军南撤，崇平公路（即今武长路）上，步兵昼夜行军，沿路居民把水缸桌子搬到路旁，缸里装满热茶水，桌上放着喝茶碗。有的还在旁边电杆上贴上“抗日战士饮茶处”或“武装同志饮茶处”几个大字。青壮年挑着水桶送茶水，妇女小孩抬着小桶送茶水，行进中的战士们也目迎目送。这种情景与墙壁上的“军民合作”、“抗战到底”的大字标语是很相称的。可惜到后来（重阳前后），军纪一乱，有的国军把茶碗拿走，有的把桌子打翻，有的甚至把送茶水的青壮年抓去作挑伏，一下把公路沿线居民都吓跑了。

十月，县城沦陷。九十二军守九岭，九岭以上居民积极参加破路，踊跃支援前线。不仅湘鄂公路路面、路基彻底破

坏，不少地方毁路还田，连山间小道也有所破坏。前沿工事外装置蒺藜，一户摊派三十斤两头尖形的竹尖，几天就削出来了。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八、九月间，七十九军以九十八师王甲本部为主组织反攻，驻地居民三、两户一副担架，冒着枪林弹雨，上前线抢运伤亡战士，在每一次战役中，送子弹，送粮食，要多少人就到多少人。

在六年相持期间，驻军粮、油、菜、肉，都是通城人民就地供应。1942年后才设兵站，由后方运来部分粮食，部队驻到哪里，商品供应跟到哪里，高冲、三埠桥、马港都先后出现商店成片的茅棚街，商贾们开始从南昌，后来从长沙，远程挑运食品、百货，供应驻军需要。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春，王震同志率三五九旅南下，路过通城。凡是经过的地方，居民第一次见到英勇抗日的人民子弟兵，都为指战员们的优良作风所感动，更是主动给带路、报信或借粮。对三五九旅向南进军时能够顺利通过，胜利后北撤也能够摆脱国民党军队的阻击，起了重要的作用。

1985年6月于通城县招待所
（胡道源现在内蒙古地方志总编室工作）

忆抗日战争通城第一度沦陷

关义长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有重大的纪念意义。回想往事，既感欢乐，又感悲伤。

欢乐的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苦卓绝，抗击日寇，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取得彻底胜利，中国的伟大形象在地球上站立起来，不再受任何帝国主义的欺侮，成了世界东方的巨人。

悲伤的是：在四十年前的八年痛苦岁月里，大好山河，遭受日本侵略军的践踏，炎黄子孙，遭受异族的摧残，千疮百孔，家破人亡的情景，比比皆是，言之痛心！特别是经过两度沦陷的通城，灾难更加深重，回忆及此，感慨万千。现据个人见闻及经历，写出一点很不全面的记述，作为地方点滴史料，颇有必要。

自卢沟桥事变开始，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抵抗不力，军事失利，节节败退，黄河南北，大部沦陷。继之长江流域，风云紧急，1938年秋，武汉亦频危境，风声鹤唳，警报频传。在此时刻，鄂南各县，随时有遭受日机空袭的危险。通城居民在警报时闻的情况下，经常处于仓皇逃窜之中。真是心如麻乱，命若丝悬，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这年古历（下同）八月十四日，崇阳遭受日机轰炸死亡八百余人之后，通城情况更加紧张。每天除一些商店、住户留有少数胆量较大

的人看守店房之外，全城空巷，路少人行。但是在崇阳被炸，惊魂稍定以后的几天，由于围城附近，一、二十里以内的农民，认为寇军临近，形势日趋紧张，时常冒着空袭危险，进城购买一些生活物资，特别是食盐，准备携带外出逃难。同时有的商店亦因远逃在即，同样冒着危险赶回通城，倾销尚未搬走的货物。虽然处于危在旦夕之时，市面上反出现了熙熙攘攘的局面。

不意在崇阳被炸的第十天，八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许，三架日机突然从北凌空而至，城里顿时大乱，形如鼎沸。然而寇机压顶，无法奔逃，只能立以待毙。而日机至时未投炸弹，仅掠空而过，向东南方向飞去，城里人群乘此机会，如潮水汹涌，四散奔流。

这时，我亦杂于人流之中，跑到西门外余家畈之时，不意机声由远及近，从东南飞回。眼见日机从锡山上空向县城俯冲而下，机枪横扫，炸弹直投，倾泻如雨。顿时浓烟蔽日，黑雾漫天。经一阵狂扫惨炸之后，日机盘旋空中，如鹰瞬视，如觅攫鼠兔，历两时之久，始向北方逸去。

过后。我即赶回城中，观察惨象。但见弹坑遍地，土丘如山，据所见到的弹坑，约有三十余处。其中最大的有三处，一在西正街（现供销社大楼、茶叶公司一带），倒塌铺屋二十余栋；一在县衙前重（今县大礼堂），大门整栋房屋及附近居民住房和两道石碑坊均陷坑中；一在南门外宪家场（县一中后面），周围大片民房均被炸倒。三处大弹坑，均深可四米，广可一亩。并见许多人在颓垣败瓦之中，寻亲觅子，号哭之声不绝于耳。死亡人数，仅北坛岑下（现肉类市场）一处，被炸埋死于防空洞中的将近二十人，有章姓一

家覆没其中。另有隆平寺（现城关初中）附近单姓一家全死于难。其次南门一位尹姓医生留一个身躯坐在椅子上，头颅不知去向；西门一家药店的炊事员仅有一颗脑袋，肢体无踪。其它各处纵横地面或湮没土中的尸体亦见不少。据不完全统计，约死四十余人。

这天下午二时许，日机复至投掷燃烧弹多枚，四处起火，烧掉房子多处。自此之后，城里不再有人踪，已成死市。

在此严重时刻，随之而来的是逐见国民党军（以下简称国军），溃退南下，沿公路蜿蜒而行，以后日见增多。同时装甲车、坦克、军用汽车亦参插其中，逶迤而退，车鸣之声，如神号鬼哭，状极悲惨！日机企图截断国军车辆退路，又于九月九日飞至九眼桥上空，向桥身投弹十余枚，但未命中。在此情景益见紧急之时，四处村庄农民携儿带女，赶猪牵牛倾巢而逃。田舍逐见萧瑟，人影渐形绝迹。

这时，我的家已逃往潭下，我因手无分文，外出生活无着，直至日军压境的前夕，九月十七日下午，我还滞留在城西离城八里的亲戚家中乞求资助。等到薄暮，赶回城郊，希图找到尚未逃走的熟人，暂求一夕之宿，以便次日赶到潭下与家属会合。可是由县城西郊跑到北郊，所到村庄都是关门闭户，杳无人迹。处此日暮途穷之地，如入幽冥世界。于是深夜由北郊涉水渡河，转入东郊，找遍各处村庄，仍然不见灯火。最后找到离城四里的偏僻山村，才见一间小屋有两位老人未走，因即敲门借宿，幸得一夕安身之所。可是睡在床上，不断受到寇军炮声的惊扰，难以成寐，真是千头万绪萦系心中，颇有夜籁萧瑟，秋声凄凉之感，因此口占五律一首：

“寇警秋风急，更深近铁蹄。荒村无吠犬，死市不鸣鸡。落叶随风逐，哀鸿去路迷。关山从此别，何日是归期？”

十六日凌晨突闻巨响连声，震似惊雷，我以为日军已至，急欲奔逃，但又想探知真情然后再走。不久有人仓皇而至，随即询问，始知是最后退却的汤恩伯部用炸药炸毁九眼桥。因知日军压境迫在眉睫，随即逃离此地向潭下进发。次日清晨发现有巨大汽球从地而起，高悬于城南空中，得知县城果于十八日上午沦陷。从此，通城人民在日军的铁蹄下过着灾难深沉的生活。有的农民丢不开家，昼出夜归，惨遭杀害。有的老人行动不便在家未走，死于非命。据我所知，有位青年早晨尚未起床即被刺刀戳死于床上，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妇被轮奸致死，一精神失常的中年妇女被奸后剖腹。八仙贩富石塘一个山窝里一次被机枪扫射杀死四十余人。沙堆竹梵屋日军深夜闯入，一家五口全被杀死，平坳至首仙一线相沿二十里被烧毁民房数百栋。再有向被逮住的人灌冷水，灌活蛇，然后用脚在肚子上踩得水从口喷，以此作乐。更加惨无人道的是，将人绑在树上，由几十名日军团团围住用刺刀乱捅，捅得身如蜂窝。还有将人活埋，真是惨不忍睹。日军的滔天罪行。如果将全县、全国千千万万人的见闻和经历全部写出来，就是罄南山之竹，竭东海之水，也写不完日军侵略中国的血泪史。

回忆当年的痛苦与现在的温暖相对照，真是祸福悬殊，甘苦迥别。我体会：祸为福之首，福为祸之终。没有共产党，何处有东风！